

◇儿女情长

◇凡人影像

最亲的人

雪柏

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日,我跟外婆到一个亲戚家,见屋檐下一串串腊肉在阳光下披着诱人的光,脱口而出:“这么多肉啊!”亲戚当时“没听见”,但外婆显然听到了,她看了我一眼,没说话,回家后,就让人把那头百十来斤的猪杀了,当晚,烧了一些肉汤,然后腌了两条猪腿,余下的猪肉送到了我的老家,给我的父母和兄妹们。

再吃干饭时,外婆会在饭头上蒸一小碗咸肉。锅越来越热,锅盖缝里的热气往外冒,肉香暗自浮动,像长了脚,满屋子跑。盛在碗里的饭,自然也染着香气;那些薄薄的肉块,亮晶晶,泛着油油的光,散着喷喷的香;我把最后一小块肉咽下去之后,感觉呼出来的气也是香的。

若干年后,再想起外婆当时的眼神,不难想象,以她那样的性格,看我在别人家的东西面前表现出来的没出息样,心里一定是窝着怒气的。

这么多年,一直喜欢吃腌肉、腌鱼,喜欢吃腌猪蹄、腌鸭膀、腌辣椒、腌生姜、腌白菜……口味没变,性格也基本没变。几个好朋友都知道我这样的口味,每次到饭店,总会问:有咸鱼不?要是没有,就会再问:有什么腊肉?一个外号陆胖子的朋友就曾向不停摇头的老板爆粗口:“什么都没有,开什么屁饭店啊?”

好友大都是陆胖子这班人,和我一样,在城里混了几十年,论钱没钱论级别没级别,但我们对那些有票子有位子的人不会羡慕嫉妒恨,对街头扫垃圾地里种庄稼的人也不会瞧不起。我们都有些烧包,一旦有了几个小钱,就会心痒痒,呼朋唤友,往小饭店大排档跑,吃饱喝足,各自回家睡觉。这样的市井生活虽有些贱,但想想自己还能吃得起咸鱼咸肉,还能围在一起没心没肺地扯,能睡得安稳,挺好的。

也听过到很多人的提醒:腌制食品少吃,里面有啥啥啥。他们确是出于善意,所以,当我把筷子伸向那些“美味”的时候,就难免愧疚、底气不足,但私下里仍是积习难改。我固执地认为,差不多所有的美食都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,而那些健康的食品基本上都是淡而无味,要是整天让人吃那些“健康”,嘴巴里不淡出个鸟来?

这些年,给我提供咸菜最多的当数岳父大人。他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了,一辈子在乡下种田,一辈子没出过远门,一辈子爱他的晚辈,他养的鸡鸭,连同它们下的蛋都带进城里给孙辈吃,他在田里种的那些菜后来又都进了城——给我吃。他前几年还能爬楼,每一次到我们家,都要转好几趟车子,把两只沉沉的蛇皮袋搬上搬下,最后哼哧哼哧挑上楼,等到跨进我们家的时候,终于吁出一口气,然后开心地拿出腌辣椒、腌蒜子、盐香椿头、腌菱角菜、腌萝卜、咸鸭蛋……大大小小的瓶子、罐子,排满一张长条桌。

前几天,收到一个包裹,母亲寄来的,里面装着她腌制的八条翘嘴白、一条青鱼,还有一刀咸肉。近几年,她每年都要从老家寄一纸箱这样的咸货,起初我跟她说,别弄了,寄过来很麻烦,但她说,只要老妈妈在,就给你腌。母亲老了,她现在能给远方的儿子做的唯一的事情,大概就是腌制一点菜了。

吃着那些咸菜,有时心里就会泛起细小的涟漪——那些最懂得你的口味的,总是你最亲的人。

储先生的君子之风

余英国

金开展教育扶贫的想法,得到了孙武先生等的鼎力相助。之后不久,县奖助优秀大学生协会宣告成立,从此开始了绵延至今的捐资助学之路。而我,恰逢其时,受惠良多。读大学期间,每年我都能收到一笔资助。数额在今天看来或许不算多,但在当时,却是不可或缺。

据闻,协会运行以后,老人家与一批同道分文报酬不取。为保证确实惠及贫寒子弟,老人家一行每年夏天都要亲力亲为,冒着酷暑炎热,以高龄之躯跋山涉水,亲自调查访问。直到今天,先生一手创设的协会,经由各方共力,累

爷辈,如此称呼我实在承受不起。我在回乡看望时,曾当面提及千万不可,他听后只是微微一笑。后来打听,接到老人家信件的同学,均有此经历。读书久了,渐渐知道了其为中国读书人于对方的一种尊称方式。虽今日很多人早已不再这般,但老人坚持如此,其谦虚、传统的君子之风,令人感慨万千!

那时,我心念念希望考研,努力再上台阶,受限于家庭窘迫,父亲已明确表态不予支持。满心苦闷的我,曾和老人家谈及此事。他一方面予我鼓励,另一方面则予安慰:“家庭情况不好,不妨先出来工作。无论在哪里,只要努力上进、踏实做人,



逐舞 王慧 摄

计奖助一千多名贫困学子,涉及金额近200万元。可以想见,对于大别山的一个国家贫困县而言,其内在驱动力究竟有多大!

当时,我有一个同学,被省内一所大学专科录取。同学的家,正是先生下放劳动之所。落难期间,先生受他家帮助不少。同学的母亲曾专门上门,希望老人家所在的协会能够予以扶助。但因达不到被救助的条件,终被委婉拒绝。尽管被认为“不讲人情”,但先生不为所动,始终不徇私情。

每年暑假期间,我都要去看望老人,与他说说话。同去者,往往数人,老人总是安排儿媳做一桌丰盛的饭菜,热情招待。其长子及家人虽事业有成,但对我们这些穷学生,也从未表现出丝毫不耐烦,言语之中一样热情好客。看据我观察,老人退休收入虽不低,但生活极简朴。老人有抽烟的习惯,我曾目睹他开柜取烟,发现里面数量不少,却不过是价格极为低廉的“香梅”牌,跟当时普通农民所吸者并无二致。

我曾和他通过若干信件,给我印象极深的是信的抬头:“英国兄大鉴”。老人家足为我的爷

都能够发光发热!”我虽常以未能考研为憾事,但想起老人家的话,想起他国立大学毕业后归于桑梓一地,开创一番新境界,不由得内心平复许多。也因此,虽身居平凡,我仍时时以老人家之话语为勉励,努力上进、踏实做人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从这个意义而言,老人家予我的不仅是物质,更多的是精神!

老人临去世前一年,我曾借回乡之机,再次看望。此时,他已老态龙钟,上前紧紧拥抱他时,我泪流满面。这次探望,我给老人家买了点微薄的礼物,他虽勉强收下,却命我下次“断然不可”。老人家告诉我,看到我们能够走出大山,助力家庭摆脱困境,而且工作顺利,就深感心满意足!只是当时我没想到,这是我和老人最后的一次见面。

老人去世时,我因在外地出差,未能赶回,只能遥寄悲思。再后来,我与他创设的协会,也睽违多年。只是从大众传媒上,获知这样一个消息,老人家之子、之孙相继接力,让协会薪火相传,继续惠及更多山里贫寒学子。

老人家之名储芳庆,在我的家乡岳西县,为很多人都知晓,更为很多人所铭记。